

欽定舊五代

書五十卷
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于陝召至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

市高祖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
尋收爲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
干城之功高祖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
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
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府六年召爲侍衛馬
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
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
少帝爲嗣旣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
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旣嗣位延廣獨以爲
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

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

契丹迴國使喬榮

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爲回國使置邸大

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

歸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爲鄰

爲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

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

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

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

廷遣使汎海構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

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帥六師

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芻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旣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復莅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于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

有詔棄市時甚冤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
如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
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畱守兼侍中由
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强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
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爲意

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畱

守西洛又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
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美利增爲三十七萬
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
得已而取貲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開運

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
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
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時契丹主至

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旣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繫焉

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

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爲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紿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儉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

以質之延廣頓爲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
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鑊
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
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
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

東都事畧咎居潤嘗爲樞密院小吏

景延廣畱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漢高

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
帆裂桅折衆大懼頃之舟人指波中日賢聖來護此必
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

李彥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爲皂隸寶卒

高祖收于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畱守北京因畱彥韜爲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爲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遙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于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契丹遷彥韜從行洎至

蕃中隸于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于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于幽州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効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安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安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

使天成初契丹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主以希
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
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
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于
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
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
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
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歐陽史作
麾下皆言兵多不可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
俱亡因勸希崇獨去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

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
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
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旣醉悉投
于灰穽中斃焉其徒營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
防禦使希崇旣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
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
後先是靈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
乃告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
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

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
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靈武
希崇歎曰我應老于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
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

二千戶賜靖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

歐陽

史贈太師

希崇素朴厚尤嗜書蒞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

樂不蓄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具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
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候盥漱畢方退物議
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

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復戾不受訓遣之
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
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
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
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
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
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
希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
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
郡子仁謙爲嗣歷引進副使

王庭允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
鄴晉州節度使庭允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
瞬隼視喑鳴眦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
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
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子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
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允累朝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
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
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
直則庭允之叔祖也處直爲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

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
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
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
乃合中土舊規契丹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
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
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允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
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
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三人長日照敏仕
至金吾將軍卒

史匡翰字元輔鴈門人也父建瑋事莊宗爲先鋒將敵

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
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爲
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
檢校戶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
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
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卽高祖之
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
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蒲等州
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

案陶穀撰匡翰

碑文云圃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
專城之寄蓋鄭州卽在義成軍管內匡翰雖遷官不離